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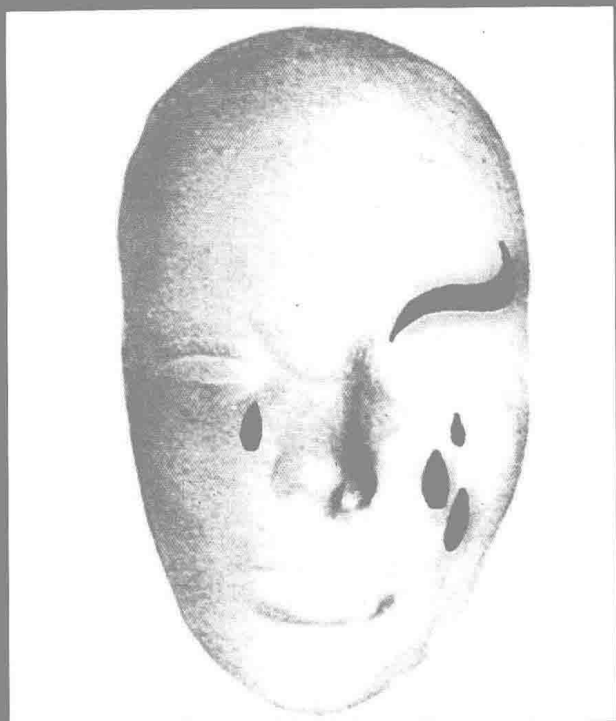
诗人小说家丛书

# 大汗淋漓



● 朱文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 诗人小说家丛书



大汗淋漓

朱文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书 名 大汗淋漓

---

作 者 朱 文

责任编辑 刘铁巍

装帧设计 铁 薇

责任校对 傅浩前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印 刷 兰州兰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0,000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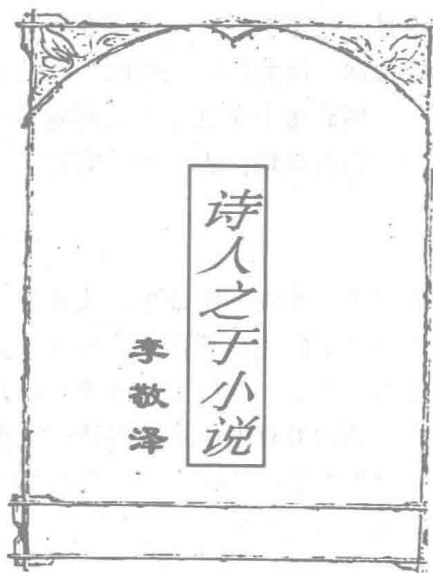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7-80587-421-2/I·378

定 价 13.80

---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有这么一个故事，载于美国《读者文摘》。话说史密森氏学会里有一位学者，此君博学多才，英俊潇洒，——一个人又博学多才，又英俊潇洒，那么他总会闹出点故事来。——除了在史氏学会的旧物堆里神秘地治着一门刁钻的学问，他还同时娶了两个太太，生了两拨儿孩子。两个家庭，在两幢房子里隔街相对，居然十几年互不知情。

后来，这个故事就更有意思了。一日，此人在他的两个家之一的花园里翻地，一锹一锹挖下去，土地的松软使他体验到一种快感，他发现自己竟停不下来，那天，他一直挖到深夜。

从此，他便夜复一夜地挖下去，很难想象他怎么向两个家庭解释这种业余爱好，如果在十几年前

的中国，他可以说是在挖菜窖，可惜他是在美国，但他一定想出了一套浑然无缝的说辞，因为这项庞大的工程持续了很长时间。

终于有一天，一辆载重卡车驶过他的两幢房子之间的那条大街，只听轰隆一声，路面坍塌下去，卡车陷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

这个故事很像“诗人小说”的故事。或者说，收入这部丛书的六位诗人小说家以他们的写作解释了这个故事。

这六位是：韩东、朱文、邹静之、海男、叶舟、阿坚。

叶舟在兰州，兰州的叶舟发表过很多诗，发表的小说相对较少，但他所写的小说比发表的小说多，而且我知道，他未能发表的小说比他能够发表的小说更好。

邹静之在北京，老邹是个真正的文人，丰富而温润。他写诗、写随笔，偶尔也写影视本子，小说写得不多，但写得好，比如《骑马上街的三哥》，许多行家以为可列入九十年代最佳小说。

在一个消费时代，一些真正出色的小说家可能会被小说生产的洪流淹没。如叶舟，如老邹，一年发不了两三篇，在小说市场上恰似秋虫之于雷鸣。但这至少有一点好处，较低的产量使他们与小说时尚、与通行的市场策略保持着距离，——在后现代语境中回到小说的基本传统，回到拉伯雷、塞万提斯，回到话本，这在当下的小说中或许是孤舟独钓了。

小说之于叶与邹是“诗余”，而韩东和朱文则由“诗余”而“做”大，成了引人注目的小说家。虽然正如朱文自道，他们首先还是诗人。

韩东在南京，他的一些作品对于新生代小说来说，已经具有“经典”意义，比如《反标》、比如《同窗共读》。他大概最早分析和表现了这一代人隐秘的经验底蕴，而且他力图使他的小说成



为“纯粹的”小说。

朱文也在南京，生于1967年的朱文，他的声音敏感、尖厉、甚至是粗暴地呈露着生存的质地，这样的朱文常常会吓人一跳，而他并不在乎你是否被吓了一跳，事实上，他正鼓足了劲，穿越那些使你心神不宁、无法面对的事物。

和叶与邹不同，韩与朱更为有效地改变了小说世界的战略地缘关系。他们和一些朋友一起，在九十年代开辟了小说艺术的新边疆，进而成为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潜力巨大的话语中心。这是一群年轻诗人对世俗世界、对小说这种“世俗的”艺术形式的成功偷袭，而韩与朱无疑是主要的策划者。

海男在云南。主要是由于小说，她被视为女性写作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太平盛世，小女子凝神于个人体验，凝神于心灵的迷念和幻念，这其实既没碍着谁，也没惹着谁，问题仅仅在于她的小说写得怎样？海男的小说独特的，也许，在这六个人中，她是最像诗人的小说家，也就是说她的小说最像诗。

最不像诗人的小说家是阿坚，阿坚在北京。这位舌辩滔滔的诗人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汗漫的言谈。在这一点上，他与叶舟不期而遇，叶舟同样在小说中发展了对言谈、对“说话”的超常兴趣。但是，阿坚把言谈化为小说，而叶舟则把言谈作为小说讽刺模仿的对象，这在九十年代的小说中都是相当别致的风景。

让我们接着谈谈那个美国人的故事。在这故事的背景中有一个关于“复制”的主题。那位仁兄奇怪地复制了另一份生活，他把一幢房子的气味复制到另一幢房子里，把一张床上的皱褶复制到另一张床上，这就像为了防止丢失什么而做了备份。问题是他干得太出色了——一个手艺人仿着一只古代瓷瓶烧了另一只一模一样的瓷瓶，一不小心，两只瓶子竟辨不出了真假。这时，他



如格林笔下的双重间谍，无奈地看着这两份生活在起劲地互相模仿、复制，不由得心生疑问：这里到底还有没有我的事？

于是，他就挖掘了那个错综复杂的迷宫。很难说他有什么计划，至少从一个家通向另一个家不是他的目的，这只是体现了他的双重生活对他的限制，他不得不今夜在这个花园里，明夜在那个花园里，况且他所挖的并不是两点一线的地道，而是回环缭绕的迷宫，这使他的工作无用而怪诞。

我们可以推测，在日日夜夜的挖掘中，他必定常常感到自己就是那个古老神话中的提修斯，正在逼近隐伏于某个角落中的怪物。然而当他依靠着洞壁休憩时，感受着远处汽车驶过的震颤，他可能蓦然发觉自己就是阿期特里恩，那个隐伏在深不可测之处的怪物。

——这就是这些诗人小说家，写作是对大街上的世界，对房子里的世界的一种姿态，这需要梦想，需要对大街上的车马声和房子里的烟火气和敏感记忆，还需要在无边的深黑中挖下去的阴郁而狂放的勇气。

所以，韩东使混乱具有明晰的形式，朱文成为最无信心又最执着的还原论者，叶舟在话语的缝隙间穿行游戏，海男专注于梦魇的曲折纹理，阿坚使至重化为至轻，邹静之索性让迷宫中的马在大街上漫游。

——六个诗人，六个小说家，六个诗人小说家，就有了这六本书。

是为序。



# 诗人小说家

---

——六个诗人，六个小说家，六个诗人小说家，就有了这六本书。





## 目 录

### · 小 说 ·

|     |               |
|-----|---------------|
| 1   | 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    |
| 6   | 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 |
| 27  | 达马的语气         |
| 43  | 五毛钱的旅程        |
| 60  | 他们带来了黄金       |
| 77  | 我们还是回家吧       |
| 91  | 去赵国的邯郸        |
| 136 | 丁龙根的右手        |
| 153 | 幸亏这些年有了一点钱    |
| 198 | 大汗淋漓          |

### · 自选诗 ·

|     |                       |
|-----|-----------------------|
| 259 | 没想到今晚竟如此突兀            |
|     | ·<br>·<br>·<br>·<br>· |

## 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

在张灯并不丰富的人生经验中，他已经觉察到，世界总是同时给人两样相互悖反的东西。他得用心试着去平衡、去解决，并以此建立起他的生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它非常具体，一点也不空洞。当然也有感觉不到问题的日子，既没有给予你什么，也没有迫使你忍受什么。那样的日子让人困顿，什么记忆都留不下。他只能靠做梦来打发日子。

大雨已经断断续续地下了一个月。政府及时地作了深入的防洪抗险的动员。地势较低的邻县的灾情通报从各个渠道不断地传来。据说今年雨季泗水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危险水位，人们普遍觉得已经到了必须有所担心的时刻，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担心。张灯头发很稀，和许多共青团员一样，自愿报名参加了青年突击队，一个星期去防洪指挥部值一次夜班。但是，他心里并不认为大水真的会到来。事实好像也正是这样。张灯倒是不讨厌值班，无非是几个精力过剩的年轻人凑在一盏一百瓦的白炽灯下打牌，守着电话。出去撒尿的时候，拿着一



根五节电池的手电筒顺便到堤上转一圈。然后，回来继续打牌，或者在钢丝床上睡觉。一般他们不爱睡觉，因为指挥部设在一个临时搭成的工棚里，蚊子特别多，随便吐口痰都能击中几只蚊子，点了蚊香也没用。你如果躺下，蚊子就会蜂拥而上，把你抬起来放到牌桌边，只要你坚持坐着，蚊子也就不来干扰你了，这也是怪事。所以，还是打牌好一点。打到半夜，送夜宵的就来了，有肉有啤酒，如果没有肉，那肯定有鱼或者鸡腿，反正是短不了的。吃完了以后继续打。再打个半宿，送早饭的也就来了。早饭有稀饭、油条、鸡蛋和麻辣萝卜条。吃完早饭，原则上你就可以回去睡觉，而且白天不用再上班，这是肯定的。另外，那些送早饭夜宵的也都是突击队员，只是分工不同，他们好像就不太走运了。张灯是一个内向的、活得比较紧张的小伙子，就在那段时间里学会了不少扑克牌的打法。他觉得自己有点喜欢这样的生活了。再加上突击队员大都来自不同的单位，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似乎他们就是为了打牌才聚到一起来的。张灯与他们打起交道来，相对要放松得多，他甚至能够主动地谈一些什么了，声音故意说得很响，这使他心里非常激动。人多的时候，一般轮不到他上场，他只能在牌桌边瞧着，但是他依然兴致很高，别人赢了，他也叫上一声好。他已经看出来了，确实打得好，他很高兴。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他从桌上的烟盒里很快地抽出一支来。这烟也是免费的，每个夜班桌上都放着两盒整的，大伙抽，抽完了算。他哆哆嗦嗦地把烟点上，用食指和中指生硬地夹着那支烟，眼泪汪汪地坚持抽完了它。自始至终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是那是张灯一生中的第一支香烟，很苦，很呛，并且毫无乐趣可言。

张灯自告奋勇，一个人去堤上巡视，其他人于是可以继续打牌。他穿上军用雨披，套上高至膝盖的雨靴，拿着电筒，一路小

跑冲上了河堤。电筒刚换过电池，射出的光柱坚定、有力。张灯一次又一次地把电筒对着天空，他第一次发现眼睛竟然可以看得这样远。当然他没忘了看一看竖在河里的标尺。水面非常平静，几乎和堤坝平齐。这条古老的泗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辽阔过。这会儿不在下雨，空气清新、绵甜。张灯除掉了雨披的帽子，以便自己更好地转动头颅。看不到月亮也见不到星星，但是四周的景物足够的清晰，远处传来零星的鸡鸣狗吠。张灯再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把电筒斜挎在肩上，发足沿着堤坝奔跑起来，边跑边展开双臂，冲着河面狂喊了一声。

就这样，张灯被青年突击队开除了。那一声狂喊带来了难以预计的恐慌和骚乱。正在打牌的突击队员反应依然很快。防洪前线顿时一片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五分钟以内，指挥部的十个领导全都到齐。他们在现场开了一个短会，作出了开除张灯的决定，并且通知所在单位给予该同志行政警告处分。

现在，张灯愈发认为这场大水不会真的到来。从县工业学校毕业以后，他刚满十七岁，被分配到抽水站工作。抽水站是个极清闲的去处，办公地点建在一个相对隔绝的小山上。这一带属于丘陵地区，并没有什么山，所谓的小山也就是小土包的意思。小土包上种了很多种类的树，还有一个不大的花圃。下班以后，抽水站里就剩张灯一个人。因为他家不在附近，他只好住在那一排办公室的最边上一间。起初他为有这样的环境暗暗地庆幸。谁也不注意他，他还是个孩子。抽水站的地面比四周民居的屋顶都高，张灯觉得他在这呆着，已完全感觉不到那场大水了。所以下班以后，只要不下雨，他经常骑个单车滑下山去，转几道弯，一直来到泗河边。有时他还从铁桥附近跳下水去，游一会儿泳。铁桥的底部已经快擦着水面了。河两边的水显得很浑浊，但是河中央的水还是足够清澈，他游得挺愉快。由于洪水的威胁。人们已



经忘记现在正是游泳的好季节。张灯还记得。当他的皮肤接触到水以后，他就更不相信这水会带来什么危险了。张灯真的有点怀念在突击队的那段日子。不过他想突击队也许已经解散了，因为抗洪抗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洪可抗。他在水中这么想的时候，觉得心里好过了一些。他在铁桥下抬起头，忽然看到桥边两条白晃晃的腿。一个穿着蓝底碎花裙子的姑娘正伏在桥栏杆上，眼睛出神地看着河面。张灯当即就不好意思再游了，又没有勇气在这会儿爬上岸去，慌乱中竟呛了一大口水。那个姑娘见状噗哧一笑，用手捂住嘴。她显然是一个城里的姑娘，比城里姑娘还大方。她一副还打算离开的样子，水中的张灯难办极了。他发现自己完全不会游泳，身体在下沉，又呛了一口水以后，他更为慌乱，手脚毫无章法地拍打着，拼命想游到岸边去。这会儿他才发觉河面真宽，岸边简直遥不可及。

当天晚上在抽水站，张灯仍然心神不定，脑海里总是出现那个朝他笑的姑娘。他心里隐隐地亢奋起来，浑身躁热。接连几天，下班以后，他就直奔铁桥，就是雨天也不例外。但是他没能再碰到那个姑娘，却意外地发现泗河的水位好像又高了一点，也许是错觉。但是他提醒自己，必须警惕了，因为在他眼下的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大水，一个是还不知姓名的姑娘。他必须细心地感觉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的经验告诉他，克制是必要的。他暂时不打算再去铁桥了，下班以后就在抽水站呆着，做饭、吃饭、写日记和睡觉。不久后的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着单车，滑呀、滑呀，即使是上坡也能滑行，一直滑到了铁桥。那个姑娘还穿着那条蓝底碎花的裙子，伏在桥栏上。张灯觉得自己非常放松，他让单车一直滑到她的身后，然后一脚着地停了下来。他很随意地揪了一下车铃，然后对她说，对不起，我已经爱上你啦。那个姑娘转过脸来，噗哧一

笑，用手捂住嘴。这一会儿张灯被尿憋醒了。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刚才的梦很美，也许美得有些过分了。他从床上坐起来，准备去厕所。没想到一脚踩进了水里。

现在让我们通过小张灯来设想他的父亲是个什么样子。十年前他果断地和张灯的母亲离了婚。去寻求新的生活，他是一个物理教师，性欲旺盛。擅长速算法。张灯的母亲没有再嫁，靠种地和养鸡把张灯抚养成人。张灯是跟他母亲姓的，他的父亲姓李，叫李牧人。张灯刚参加工作的那一天给父亲去过信，还寄了照片。这是母亲的主意。后来没有收到回音。李牧人插过队，当过知青，生性孤僻，而且自命不凡。他的第二个妻子是一位妇产科大夫，性格外向，她教育了他，她使他认识到并开始接受注定碌碌无为的命运。在张灯的印象中，他的父亲是一个瘦瘦的一脸阴沉的家伙，戴着一副玳瑁眼镜。他不会想到李牧人已变成如此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胖子，上楼梯时像大象那样喘气。而且这个大胖子还患有严重的痔疮，他压在抽水马桶上，一蹲就是半天。他依然性欲旺盛，依然没有读报的习惯，不问时事。这一天他在厕所随手拿过一份包洁厕粉的旧报纸来翻，那是几个月前的《长江晚报》。上面有一条关于长冲地区特大水灾的报道，初步统计 219 人丧生，134 人下落不明，2794 间民房被毁，通讯和交通中断十六小时，中央有关领导前往慰问。李牧人惊出一身冷汗，立刻提上裤子。他折腾了半天，终于把电话挂到了长冲。他顺利地找到了还在抽水站工作的张灯，匆忙地关心了几句，这才把心放下。

我一直在反复琢磨张灯接电话那一刻心里怎么想？我想，我自己有时真的有同样的感受。这个世界就是那位漫不经心的、像大象一样喘着气的父亲。

## 傍晚光线下的 一百二十个人物



——诗——人——小——说——家——丛——书——

我看到了今天的傍晚。它不属于今天，是傍晚降临在今天，成为今天的傍晚。傍晚降临在昨天，那是记忆中的傍晚。明天它还将来临，脸色明亮，或者晦暗，嗓音亲切，或者陌生。它并不在每天的同一时刻但一定会在一个时刻带着一个人的心情，从你的对面向你走来，和你打个招呼。于是你知道了你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在这个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近处也没有远方的世界上出没，并不消失。伸出你的手，用中指弹一弹它的脸，轻轻地，你就会知道，它就像一只薄如蝉翼的透明的玻璃器皿，任何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念头都会将它击得粉碎……我看到了傍晚，而我所能说出的只是今天的这一个傍晚，一个傍晚光线下的眼睛能够捕捉到的傍晚的影子，它什么也不是。

## 场 景 一

楼下的小烟酒店连个最简单的名字都没有。很久以前小丁就跟李忠德提过这回事情。后者是不远处那个电厂家属区液化气站的站长，平时很闲。但是他把他家的院子向南的一面推倒开起这个小店，却不是为了自己。他有的是打发时间的去处。年轻的时候李忠德也像现在这么精瘦，从部队转业以后逮住机会就和女人睡上一觉。当时厂里刚进了一批当地农村来的临时工，其中有七八个皮肤黑黑身体很壮实的姑娘。李忠德于是想一个一个不急不躁地睡过去，计划用两年的时间。盘城来的刘丽萍率先直直地向他迎过来。小丁认为这大概是李忠德最为后悔的一次。从地上一爬起来他就完了，他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刘丽萍来势迅猛地变成他的老婆。她很聪明，又精力无限，每天早晨起来就放心地去江边的煤场上班。她不相信此刻一步三晃的丈夫还能干成什么事情。事实也正是这样。尽管李忠德现在仍时常表现出老骥伏枥的意思，但是如今二十年都已过去了，他也没能完成当初的两年计划。后来他就开了这个小店，让刘丽萍在家上班，省得来回折腾。从某种角度可以认为，李忠德其实从思想上已经放弃了他曾经耿耿于怀的那一大爱好。

“你倒说说，我这个店叫什么名合适？”李忠德递给小丁一支烟，正好看见秃顶的魏长顺拎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水桶从楼上下来，他又抽出一支烟来，“喂，接住！左脚后面。”

“老板你自己想啊，又不是我的店。”小丁刚冲了个凉，想在天黑以前下楼来逛逛。一天的工作让他的头脑发木，每天都是这样。

“魏秃子，楼上又断水啦？”李忠德转脸帮小丁把烟点上，



“请你想嘛，想得合适，你今天这盒烟我就不收钱了，白送。”

“想什么啊？”魏长顺凑过来，拿过小丁嘴上的烟，弹去烟灰，然后点上自己的烟。

“我这个店的名字。秃子，你也帮个忙。”

“我想不出，想不出，我赶快要拎水上去，晚饭还没烧。他想，他想。”但是魏并没有马上就走的意思，他很好奇地看着小丁。后者有点踌躇不安起来。

“随便说一个嘛，这么正儿八经干吗？”

小丁真的脸红起来，那么大的个子红了脸，低着头只知道吸烟。魏长顺笑了笑，拎了水桶往楼下那个公用水龙头走过去。这时柜台后面的布帘“霍”地给撩开了，那条叫“小妹”的高大的德国黑背从里面蹿了出来。随后那个喊它小妹的刘丽萍也从里面出来了。她长得真叫壮实的，小妹也是。她看到小丁那副样子，就急忙问干吗。李忠德说了以后，她的眼睛当即也放出光来。

“是该有个名字的，快想，快想。”

“我可真的想不出来。”小丁注意到就连小妹这会儿也饶有兴味地盯着他，真想找个茬马上离开这里。

刘丽萍本人并不常站店。常来站店的是两个小伙子，穿着时髦的衣服，头上抹了摩丝，是学着在外面混事的那种角色。他们都是为了李忠德那个还在读初中的女儿李娟的缘故才来义务帮忙的。李娟个子不大，身体也没完全丰满起来，但是在这一带早就就是个人物了。有次她领了一大帮小痞回来扬言要把小店砸了，大呼小叫的，还亮出他们的刀子。这种场面李忠德倒是没少经历，当年他提上裤子却不肯娶刘丽萍的时候也遭遇过几回这样的事情。刘丽萍对她的宝贝女儿历来听之任之，她平常最用心做的就是照看那条德国黑背的饮食起居。小妹因为是一条母狗，所以辛苦透了。每年要生一窝狗崽，然后为李忠德家带来两千块钱。